

Laurent Mauvignier

罗朗·莫维尼埃



学会完结

余中先 译

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学会完结/(法)莫维尼埃著;余中先译. —长沙: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7. 1

ISBN 978 - 7 - 5404 - 7447 - 8

I. ①学… II. ①莫… ②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法国 - 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12668 号
外版图书登记号:图字 18 - 2015 - 179

学会完结

XUE HUI WANJIE

著 者: 罗朗·莫维尼埃

译 者: 余中先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唐 明 冯 博

特约编辑: 潘文柱

装帧设计: CANTONBON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湖南雅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

印 张: 3.75

字 数: 60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978 - 7 - 5404 - 7447 - 8

定 价: 13.00 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)

学会完结

学会完结

余中先 译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LAURENT MAUVIGNIER
APPRENDRE À FINIR

© 2000 by Les Éditions de Minuit
根据午夜出版社 2000 年法文版翻译
并获中文版出版授权

1

总归会有人来重新油漆板壁的勒脚。总归会有人来堵塞缺口，抹平开裂的石膏。我担心的只是，我想知道会是什么样的手将来握住那把整枝剪，手腕足够有力，目光足够精确，那把沉重的整枝剪，好让女贞树的枝条不要伸出来，雪松不要太密了。总归有人的，我心里说，总归有人的，因为我知道有一天他将会好转。因为人们对我说过：明天。明天，他就将回来。

在他们匆匆忙忙的运动中，没扣住扣子的上衣敞开着，救护车停在栅栏前，后门和担架的声音，铁门的声音，担架的金属零件磕在门前的沥青上，最终我出来了，我从窗口瞧着这

一切，我从头一天起就等着看这个了，人们对我说了，他今天下午就回来，我心中的这一腔热血已经不再知道自己的流动节奏了，它凝滞在了动脉中。在静脉中，它搏动，在脑壳下，它搏动，这血。

而我，我出来了，心，我的心，我出来，我走下台阶，慢慢地，悠悠地，想显得平静，那么地平静，我没有朝他瞧一瞧，我屏住我的呼吸，我的目光，召回我的眼睛，然后则是爪子蠕动着的小狗——这白色的小狗，脑袋上有些地方的毛几乎发黄——在沙砾地上蠢蠢欲动，它甚至忘记了利用已经打开的栅栏门，尝试一下，就跟它常做的那样，到外边去看看（常去的是雷诺的学校，那小学，它独自一个觉得它很好，有好几次，我看到它由放学回家的雷诺抱在怀里回来。但我那一天对雷诺说过，他下午就别去学校了。菲利普也一样。我说过，我希望他们在家，帕丝卡尔不能去接他，这就已经很遗憾了）。我的肺和我的眼睛因一种魔怪般的高傲而膨胀，知道他在那里，回来了，对我说：我再没什么可担心的了。裂了缝的墙壁，兴许还有阁楼上的老鼠。这一切都不会再让我担心了。

我回想起我放在他头发上的手。想起一直

滚动到楼梯的担架，还有在轮子底下压动的沙砾地，在他自身重量底下压碎的小石头粒。而我，我在他们周围团团转，像围在我的脚边嗅闻的那条狗，我，我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，是不是需要我也动手抬一把。但是不，没有我的位子了，我就看着他们干，抬起担架，好让轮子不沾地，让它们别磕上台阶的角，我记得，在这整个过程中，轮子就打着空转，在水泥台阶的上方，还有叫人走慢些的嗓音，还有两个男人紧张的脸，他们俩抬起了一切，敞开的上衣，上衣底下的牛仔裤，脚上的网球鞋，他们胳膊的努力。他们谢绝了喝一杯水。想起了他，躺在担架上，在门口走廊的中央。想起了他那转向了厨房门的脸，还有他们，他们走出了厨房，慢慢地，动作小心谨慎，他们，菲利普和雷诺，他们走近他。想起了他的微笑，它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画出了他的脸，满是疲劳的皱纹，而他的眼睛，他那曾闪亮的眼睛，我看到它们曾经闪闪发亮，而现在，当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凑过来亲吻他时，这眼睛却有些模糊。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喃喃着问候他。

而他也向他们问候，带着一种喘息，像是从牙缝中漏出来，带着一种为超越喃喃声而不得不做出的努力。

从前一天起，匆匆忙忙地干一切：大大地打开窗户，让空气在室内流通，洗被单，洗睡衣，清扫角落，掸灰尘，还为他布置一个房间，只为他一个人，因为我想到，得有一个专门的房间给他一个人用，我们早就决定了，就用菲利普的房间，而菲利普，他得回雷诺的房间跟他做伴。被单床单换过了。门窗大开，开了整整一个晚上，一直开到睡觉的时刻。热气开得更足，我干的这个，为的是让热气深深地钻入墙壁，钻进被单，让房间真正像个样。菲利普的书桌搬走了。那张当初从地下室中抬上来的旧书桌，为了他，菲利普，能在学校里好好学习。他们俩一起把它抬起来，并搬到雷诺的房间里，靠墙放下。一段时间里，他们将在一起睡觉。他拿走了他的文件夹，他的书，他的本子，墙上贴的海报和明信片，橡皮，床头柜上的书。他柜橱中的衣服转移到了另一个房间中，他兄弟的柜橱中，就像早先，当帕丝卡尔还在家里，两兄弟同住一个房间的时候。我用一块抹布擦了擦吊灯，大衣柜顶上，床头柜。安了一盏床头灯。还把客厅的电视机挪了过来，放在了大衣柜和窗户之间。而我，一大早拿来了最漂亮的花盆，土耳其花盆，是帕丝卡尔从土耳其带回来的，蓝色的，带土耳其蓝的边饰。

然而，还有花儿。以前，他会践踏花儿。每天早上，白色的房间里，乙醚的气味下，总是同一对黑眼睛对着我。黑洞洞的目光正对着我，对着我这张脸。然而，我总是带着花儿过去，心里头说：即便他不再爱我了，即便他不愿再看我了。

他目随着我，眼睛在脑袋中转动，追随着我的运动，每天早上，看我如何在九点钟前来，手里捧着花儿。我每天早上在底楼买花束，那里，我发现一个报亭和一家花铺——就仿佛人们需要的只有这个：报纸和花儿，靠它们就能过一天，而不是对自己说他们等的是别的，是一个嗓音对他们说：好多了，您看起来好多了。

而我悬着的希望如心一般摆动，先是在电梯中，接着便是在他的门前。然后，始终是黑色的眼睛在门后。他的嗓音，语调，说他对花儿很疲倦，倦于看到它们，总看到我的两手，一大早就捧着锡纸和湿漉漉的花枝，水哩哩啦啦滴了一地。他说我两手的动作看起来很累人，剥掉锡纸，把花摆到床头柜上，小心翼翼地，生怕摆放时把花给折了。他说这很可怕。他说看到我走过床前，走过他面前很是抵触，带着一丝尴尬、白痴的微笑，请求原谅我去浴

室时打扰了他，而我只是刚刚来到，我甚至没浪费时间脱下外套，就已经拿起了花盆，那只玻璃花盆——他没说什么，但我看到他的眼睛是如何追随着我拿花盆换水的双手，他落在我双手上的目光是如何粉碎了手指头，为了让那抓得更紧的花盆粉碎——他真想让血流进我的皮肤中，我的静脉中，碎片落得满地都是，就那样，带着赤裸、躺地的花儿，已开始腐烂的郁金香等着我带回另一只花盆来，双手包扎好，平静心复归。他也许很想，我不知道，想有力气挺起身来，凭着一口气，利用我的叫喊，我的血和碎玻璃片，能稍稍挺起身子，把脖子伸得更远些，更高些，首先有力量吐出气息，吹动摆在床头柜边沿的锡纸，那纸只是由存于褶皱中的、被花枝戳破的像运河一样的瘢痕中的一点点水的重量而维持着平衡。他很想有口力气能吹动那纸，好听到它落在亚麻油毡上。一阵轻柔的滑动，几乎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是，对我们，对我，做一个运动，俯下身子，这本不是艰难的斗争，不像是对他来说要艰难地战胜什么，而仅仅只是看到自己的气息让锡纸失去一下平衡，落下来而已。

但是，既然现在他回来了，我就对自己说，他将从他的愤怒中回归。他将重新学会面

对我，我对自己说，他将温和下来，慢慢地，悠悠地，依照他的进展节奏，我对自己说这一切，因为我不再害怕，我不再担忧他的石头目光落在我低垂的眼睛上，在我突然从喉咙深处冒出来的口水上。我心里说：我们将重新学习。我们将重做那些学习者、开始者的动作。我们将做这个，我们，逆向地，返回到开始，因为我，在所有那些下午，我瞧了那么多照片，在客厅里，在客厅的桌子上，我清楚地看到，从一张照片到另一张，他的胳膊紧搂住我的腰，我们的身体紧贴在一起，那时我们二十岁，一个那么小的公寓，可以说一张照片就包含了全部家当。十年后，他的手还拉着我的手，在那些一离开就会忘得干干净净的婚礼上，再后来，渐渐地，我们的身体就在越来越大起来的公寓中分离了，就仿佛我们消失在了其中，被它们所吞噬，恰如人们所说：被物的力量。我们，沉陷于照片的背景中。

人们要重来这一切，从另一个方向上，我坐在他身边，在他的床上，任他希望的一切走向我，任他说话，听着他，重建起一种早被我丢掉、我永远都不相信可能体验的信任。我，想着并说着我自己，同时冲自己微笑，笑我竟然会那么大胆：我们。然后：人们。人们将摆脱出来。而我将很温柔，哦是的，那么温柔。

他将不可能不看到我很温柔，他将不可能不看到，不知道。人们不会再讲其他。其他都抹除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一个回声，仅此而已，没有什么能像以前那样挺住，能阻止人们一起斗争，人们是一起在抛弃暴力，在他体内活跃着的以前的暴力，现在的暴力。那将重新是属于我们的时刻，当人们说那么年轻时，没什么能让我们害怕，人们不再愿意见任何人，因为人们觉得所有人都变得那么滑稽，不配进入我们的故事，当你跟某个人说话时，那是要闭嘴，为了不说到我们，说到人们希望的，人们会有的孩子，人们会有的房子，人们做的计划，梦到我们俩都那么衰老，萎缩在编织的旧椅子中，但却在一起，像一根常青藤。人们相信这，说到这，夜里，彼此抚摩着头发，彼此用嘴唇品尝着对方。

我对自己说我可能忘记了他什么时候在那里的，在白色的房间里。我忘记了一切。他白色的手在被单底下表演着一种过于遥远的斗争，为了让他不蔑视我。因为对他来说，我，我只能以我的无知来体验这个，不知道这，斗争，对他来说会是什么。温柔是如何破碎的，在他身上，在他那一下子被涂抹的脸上。像这样。他的黑眼睛。当他能说话并松开我时他噪

音中的恬不知耻，就仿佛这对我很遗憾，他终于脱险了，今天还不会出事，是的，汽车太结实，墙却不太结实，他瞧了瞧他身边的花束，说了这个，因为他没有瞧我，没有，他没有瞧我过分苍白的微笑，微笑落到他眼睛上时就已熄灭，而他的眼睛则只是想打发出一点点命运，我的命运。这张嘴如死一般应对微笑，仿佛他不再认识它还在其生命中。以他想有的身体中、肌肉中的一点力气，他想够到他看到近在咫尺的那束花，那里，就在床头柜上，他正瞥眼瞧着，瞧瞧它又瞧瞧我，一道闪电，他愤怒的眼神落到此时正嘟囔着一些白痴词语的我身上，我要给花换换水，说吧，你渴吗，你要我去拿一瓶水来吗，你想吗？

不，他的眼睛从不让我结束，命我抓住花盆，并让它落下，让碎玻璃满屋子撒上一地，好让他能从亚麻油毡上的撞击中汲取力量，他，能撑起他的身子，仅仅一次，伸出脸去，还有嘴巴，好再一次知道人们如何做才能在肺里找气，并把它扔出来，既然，即便在睡梦中，他都知道不是靠拳头就能撑起身子的，也不是靠手，手只能用来拍，甚至都无法抓挠，当然也不能靠手指头或嘴巴。牙床不再能伸出来咬。他只剩下气息，去把花束扔掉，如同扔一盒荨麻。为了说：不，我再也不要每天早上

的这些花了，再也不要这种气味，也不要花儿的颜色了，在早上的这段规定时间里我再也不要有人给我读报，不要人坐在那里，在窗边，为我读新闻，什么都不要，你听到了，什么都不要看到，就让你的花儿烂掉好了，在花盆中，因为你会把我给忘了，这里没有人会想到给它们换水。让它们腐烂，变黄，让水也变成淤泥，发黄，发臭，几乎在花盆中蒸发干净，我会看到花盆中形成淤泥，带有裂为黄色、栗子色纤维的茎秆的气味，而花儿，花瓣，死亡的、腐烂的颜色，像皮肤那样萎缩，碎在地上，被踩踏，被侵蚀，在其他人的鞋跟下变为齑粉，其他人，仅仅是因为，你，你不再返回，永远都不，你会把我忘记，你会明白，你会拒绝，你不再返回，因为你最终会知道我不喜欢你的花，也不喜欢你的外套，也不喜欢你道歉时的微笑，为一切道歉，为换水，你的小心谨慎，你，那么缓慢地放花盆，水滴在桌上，水滴，那么灵巧，想做好一切，你的巧妇做派，而我却从来不愿意你是这个，一个那么灵巧的巧妇，你知道那是什么，你说，一个巧妇，你明白，带着你的睫毛膏前来看我，带着你买的口红前来这里看我，就仿佛你要出门进城，你的口红和你的忧愁太成熟了，你取悦我的需要只是为了安慰一下你那无名的小小

忧伤。

既然他回来了。既然他在这里，在家里。仿佛他只需要等待就能让这一切复归，有时间等待痊愈就能让曾经希望的生活复归，那样的。只需要伸一伸手，就能让我们的生活生生地落到我们嘴里，仿佛因为曾经那样希望过，它就不再能拒绝我们，也不能跟人们想象的有所不同，安静，无声音，某种宁静的东西。确信始终有一只手在寻找我们的手，有一道目光为找到一道目光。是我们的，这宁静，确信无疑。

我看到他在房间里，我知道他在那里，在外面时我就想，当我购物回家时，他正在家中，这让它变得漂亮，我们的家，我想到很多事情，我决不会听到那些人的嗓音，他们为了我好，在我耳边喃喃细语：要当心，不要沉睡在信任中，宁可睡在愤怒中。而我，我只是耸耸肩，我夹住嘴唇，直到咬出血来，对自己说，现在，战争结束了，它，结束了，它不再存在，它不存在，他将看到我能给出什么，他看到了，我有多么爱他，没人爱得这样，没人会这样健忘，而我会，我忘记了一切，我想让他也同样忘记，他同样也看到没人会再给他什么，不会有更多，不会有更好，尽管他在怀